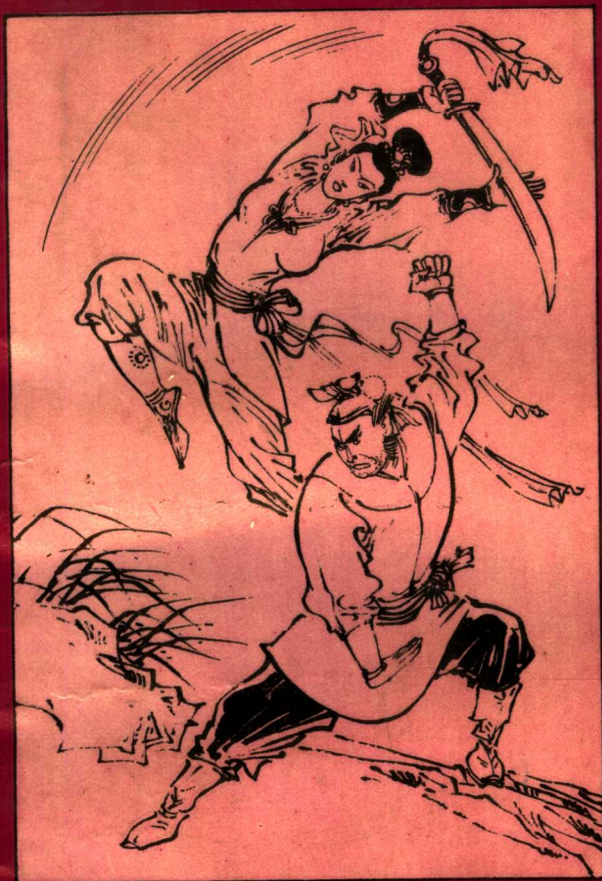


顏彌怪客



公孫夢 著 下 集

中原农民出版社

客怪弥须

公孙梦著

下

中原农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07号

须 弥 怪 客

公 孙 梦 著

责任编辑 吴丹青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牟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0印张 360千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240册

ISBN7-80538-348-0/I·146 定价9.80元

十一 风云诡异

庄子云：“安危相易，祸福相生。”

柳家本来得平平安安，柳媚又学成归来，本是一家团圆以享天伦之乐的好时候。不料因她长得太美，引起鲍张两家恶少的垂涎，更不料这一帮一帮又为人所屠，硬把两桩血案栽到柳家头上，全家只好弃家避祸，寄人篱下。偏偏东方家又想招她为媳，以致逼得她逃出太白山庄。而太白山庄不讲道理，居然把柳震夫妇扣押，柳媚救双亲心切，才会听从徐雨竹的劝告，赴太白山庄索回父母，双方拼斗起来，徐雨竹展示神功，毙了东方家二十几人，引起了正道武林的公愤。

天，正邪两道都视柳家为敌，这区区柳家便危如累卵。

那么，一家人为何不再次逃亡呢？

柳媚坚持说，如果逃走，岂不成了畏罪潜逃？何况天下虽大，更有何处是安身之地呢？不如干脆呆在白鹤别庄自己家里，要死就死在一块儿吧。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柳震夫妇听从了。

未料妙清道姑突然来到，使柳家欢喜不已，有这样的高手相伴，无疑可以化凶为吉。

但是，这种想法仅仅保持了两天。

首先是柳媚感到了不安。

面对黑白两道众多的高手，仅只恩师一人又如何能应付得了？自己遭凶不算，还要拖累了师傅，这实在是大大的不该。

因此，她把七星剑法后十二招学会以后，便想劝师傅师姐还有江湖四英，速速离开白鹤别庄，别再牵涉到漩涡中来。

但妙清道姑不愿，江湖四英也不愿，这使柳媚夜不安寐。

可是，不还有个功臻化境的徐雨竹相助么？从她心里说，她不愿再接受他的帮助。她说不出是何道理，隐隐觉得这样下去不妥。

她把这意思向爹娘说了，爹娘却不以为然。二老觉得灾凶当前，多一人相助正是求之不得的事，何况柳家并未干出伤天害理之事，学武之道，不在于打抱不平，锄暴安良么？徐公子这样做不违背江湖正道，有何不可？

她没法子说动双亲，也没法子将徐雨竹拒之于千里之外。

徐雨竹天天都到柳家来，文雅的言谈举止，谦和的待人态度，逐渐引起了二老以及妙清道姑的好感。

他向他们表示过，对太白山庄之行他并未存心下毒手，只是临敌经验太差，慌乱中出手太重，对此事十分内疚，给柳家带来了灾祸，如果太白山庄邀约各大门派前来兴师问罪，他愿承担罪孽，任由武林正道处置。

双亲听后感动不已，连妙清道姑也出好言相慰，打消了责备的念头。

柳媚也觉此人年青，想是无心之过，对他的印象也有了转变。

江湖四英也有同感，和徐雨竹的关系逐渐热了起来。

这天中午，柳家一家和江湖四英刚刚饭罢，徐雨竹便匆匆来到。

一进客室，向众人见礼后便道：“天玄会飞蛇帮大批人马已向白鹤别庄进发，各位请将兵刃带上，到庄外去等他们吧，不知柳世伯柳伯母以为如何？”

他把“前辈”的称呼改成了“世伯”，这明显的变动大家都听出来了。

柳媚不由一阵脸红。

柳震大惊：“贤侄，这消息可准么？”

“绝无虚假，不出半个时辰，他们必到。”

柳震便赶紧让顾敬去招集庄丁，又请郭青去招呼丐帮的三十多名弟兄，再让荷花青莲去请妙清道姑。

妙清与玉静吃素，在楼后小屋静室。

其余人都慌忙去自己住室取兵刃。

不一会儿，人众会齐，来到庄外空地，严阵以待。

柳家夫妇、妙清道姑居中立着，其余诸侠散在两边。

江湖四英恰是两对，柳媚虽与玉静道姑站在一处，但徐雨竹却站在她的另一侧，要是玉静道姑知趣退开，他们岂不成了一对儿？

柳媚已无心注意这些，只是手按剑把，惶急地朝村道张望，忐忑不安地等着对方来到。

丐帮三十多人，以长安分舵主独眼丐倪渊为首，排成方阵，严阵以待。

庄丁在顾敬带领下，手持弓弩，压住阵脚，个个精神抖擞。

这一仗不知鹿死谁手？

他们肃立片刻，只听得远处隐隐传来一阵轰隆之声，不由抬头一望，万里晴空，艳阳高照，哪儿来的滚雷？

再看传声来处，远远尘头大起，一片灰雾。片刻间，轰隆之声愈来愈响，众人已看见疾奔的马匹和伏在鞍上的骑士。

他们果然来了！

柳媚心里一阵紧张，竟连呼吸也粗了起来，一颗芳心跳个不停。

“柳妹妹不必担心，且看几个魔头翻得起多大的浪头！”她耳边传来徐雨竹温和的声音。

“柳小姐”变成了“柳妹妹”，这是谁允许她这么亲昵的？

柳媚不禁一阵耳热，芳心也跳得更激荡了。

她不及细想，也不及纠正他的称呼，徐雨竹镇定豪迈的语言，给了她很大的慰藉。

她没有回答，也不知说什么好，只能微微点头。

就在这时，五十多名骑士已来到近前。

一下马，这拨人就分成了两伙。

自然是天玄会一伙，飞蛇帮一伙。

天玄会以四人为首，站在前列。

飞蛇帮也以四人为首，站在前列。

天玄会的四人中，柳媚他们只认出矮头陀静空，其余两男一女并不相识。

飞蛇帮的四人都都是第一次亮相，叫不出他们的名号。

柳震走出两步，双手一抱拳：“列位请了，各位莅临敝庄，有失远迎，望乞恕罪。”

天玄会为首四人中，走出一个高大魁梧的壮头，相貌十分凶恶。

他并不还礼，头一抬，傲然道：“你是谁，通名！”

“在下柳震。”

“啊，你就是罪魁祸首？好极好极，见了天玄会外督堂主马某人，还不跪地伏诛？”

众人心中一震，此人就是凶名昭著的八臂魔马申甲。

“柳震并无罪孽，也从不开罪天玄会，马堂主究是何意？”

马申甲冷笑一声：“不必再多说，你们既然列阵以待，就分个高下吧！”

他用目一扫丐帮子弟，道：“丐帮也要伸手架梁子，很好很好，你们从今后不必再在长安讨饭，天玄会再也容不得你们！”

“嘿嘿嘿，好大的口气，马申甲，你好神气啊，有了靠山就目中无人了？”

这声音不是柳震的。

也不是柳家一方任何一人的。

只见一株树上霍地露出两只干瘦的脏足来，两只裤腿干补百纳，却洗得泛白发亮。紧接着从枝叶中伸出个花白的小脑袋来，朝着马申甲横眉瞪眼，怒气冲天。

这株大树恰好立在两边敌对人众的中间，是以大家都瞧得清清楚楚。

郭青喜得大叫一声：“师傅，你老人家来得正好呀！”

独眼丐倪渊及丐帮弟兄，立即躬身齐叫：“参见帮主。”

原来，居然是丐帮帮主震三山穆朝忠驾到，这大大出乎双方人众的意外。

柳震赶紧行礼：“请穆帮主主持江湖道义，天玄会将罪名强加于人，柳震有口难辩哪。”

穆老化子仍坐在树上，对柳震点点头：“柳庄主不必担心，他马申甲吓唬不了人的！”

马申甲大怒：“老化子，天玄会与丐帮素无纠葛，奉劝你带领这群要饭的化子，速速离开这是非之地吧！”

穆朝忠斜着他道：“说得轻巧，天玄会的人为什么不离开？”

矮头陀静空象个肉球，从马申甲肋下滚出来，喝道：“老化子，你给我下来！”

穆朝忠斜瞟着他，一付不屑的神情：“你这个短和尚，尺寸不够，回你的庙修行去吧，少出来丢人现眼！”

矮头陀听老化子称他“短和尚”，又挖苦他尺寸不够，气得狞笑一声：“穆化子，你有多大道行，敢讥讽你家佛爷！”

话声一落，只见他双肩一晃，人已离地腾空而起，确象一个弹起的圆球，向树上掷去。

穆朝忠大喝一声：“找死！”双掌在胸前一个交叉，闪电般当胸推出。

“砰！”一声大震，树叶象雪花般激得漫天飞舞。矮头陀又象球一般弹了回来，穆朝忠坐着的树干“咔嚓”一声折断，他却落在下一根横枝上，依然坐着。

静空凌空上击，穆朝忠居高临下，两人相较，自是老
化子占了便宜。但这一击却不分胜负，静空被震回原地，
穆朝忠没有从树上跌下来，但树枝折断，这虽是运功所
致，也显示了静空的功力。

穆朝忠因树枝折断损了颜面，气得从树上窜下来，身
子刚落地，就听树上有人说话。

“老化子，一大把年纪的人了，动什么肝火，上来上
来，看人家打架总比自己去打省事。”

双方人众见穆朝忠飘身下树，就在他刚才坐着的横枝
上，怎么又坐了一人。

只见他三角脸、黄豆眼，颊下有几根鼠须，正笑嘻嘻
地望着大家笑呢。

这是什么人？是什么时候来的？

穆朝忠回过头朝他吼道：“穷算命的，瞧着那个短丁
打人，你不但不帮老化子，还说什么风凉话！”

这算命的正是古算子。

古算子笑咪咪地说：“老化子，上来上来，跟那个短
丁打架太没意思，还是看人家打好玩。”

老化子倒也听话，肩一晃，又上了树，正好坐在古算
子身旁。

一根儿臂粗的横枝，居然坐了两人不折断，岂不稀奇？
不过，大概是两人都瘦的缘故吧，一个是讨饭的化子头，
一个是算命糊口的穷老儿，胖得起来吗？

敌对双方听老化子叫“算命的”，立即想起了一个
人：八卦神算古算子。

柳震、妙清都久闻他的大名，见己方突然来了这么两位

高手，心里高兴万分。

天玄会、飞蛇帮的人自然不会这么想，但他们自恃高手众多，不惧两个老儿。

马申甲道：“今日之局，本是一帮一会寻柳家报仇的私事，你两个老儿既然伸手架梁，那就滚下来较量较量！”

徐雨竹忽然没声息地从柳媚身边慢慢踱出，他迈着方步，从容不迫，直走到马申甲面前五尺停下。

“奉劝天玄会、飞蛇帮退出江湖，从此不再骚扰柳家，否则，本公子定当严惩不贷！”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声音清晰冰冷。

大家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他怎么说的？要一帮一会退出江湖？

马申甲气极，冷笑一声：“你何人，大概神智不清说胡话吧，你刚才说什么？”

“本公子说：一帮一会退出江湖，从此不再骚扰柳家，这回听明白了么？”

“通名！”

“徐雨竹。”

“啊，你就是那个‘一掌追魂’？”

“不错，正是本公子。”

一帮一会的人听说他就是双掌同时震退慑魂夜叉伍志生、莲花仙婆田明珠的徐雨竹，不禁齐朝他盯着，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个翩翩富公子，能有那么大的能耐吗？

天玄会人众中，站在前排的一个中年妇女，袅袅婷婷轻移莲步，走上前来道：“哟，徐公子，话不要说得那么

难听嘛！”

柳媚等人一看，这女的生得俏丽，虽已有了年岁，但风韵犹存，只是皮肤显得黑些，嘴角明显地长着一颗美人痣。

“你何人？”

“天玄会副总巡察马红玉，人称奴家黑牡丹，公子爷，你说这外号配不配得上奴家啊？”

侠义道诸人见她居然当着众人面卖俏，不禁嗤之以鼻。

“你看着倒象一朵黑牡丹，只可惜马上就要枯萎了。”

“哟，徐公子，不要吓着奴家啊，奴家的胆子可小得很哩！”

“本公子实话实说！”

“公子爷，看你一表人才，又何必与天玄会作对呢？小小年纪就夭折，奴家看着心痛呢！”

“不会的，一个人死了，哪里还会心痛。”

“哎，公子爷，人小心大，毕竟是涉世未深，初闯江湖，今天到场的人想必都不认识，让奴家替你介绍一番，你就会知难而退了。”

“是吗？本公子洗耳恭听。”

“噢，这位是天玄会总巡察追魂太岁杨海魁，这位是矮头陀静空大师，天玄会的护法尊者。徐公子，这几位都是成名多年的大英雄，奴家虽说不济，却也有几分薄名，公子爷自信能将我们四人都打发了吗？”

徐雨竹含笑点头：“不错不错，马姑娘说得半点也不错，你们四位小生一人揽下，不信就一起上吧！”

这话听得大家议论纷纷，徐雨竹也未免张狂了些，他

居然要一人对付四个大魔头，真是闻所未闻。

须知这四个魔头如果联手，只怕天下无人接得下。

妙清道姑微微叹了口气，这位施主未免目空一切了，这样的大话岂能随便出口的。

黑牡丹马红玉并不生气，仍然笑盈盈地说：“徐公子好大的气魄，奴家十分钦佩。”

追魂太岁杨海魁早已忍耐不住，破口骂道：“你小子口出狂言，让大爷来称称你的斤两，瞧瞧究竟有多重！”

矮头陀静空也吼道：“无知小辈，今日难逃此劫！”

马红玉道：“徐公子，你虽有如此胆量，但天玄会的首脑人物又怎能以多胜少呢？这样吧，我们的总巡察追魂太岁功臻化境，威名远播，你敢不敢和杨总巡察较量较量呢？”

这话又使众人一愣，副总巡察怎能把总巡察推上去动手呢？

杨海魁生性凶暴，心里骂道：“好个贱人，居然叫老子打头阵，巴不得让姓徐的小子收拾了我，好把总巡察这个职位夺去。也罢，今日先收拾了这个书生，日后再与你算账！”

于是大步走出，嘿嘿冷笑，道：“书生，待大爷活劈了你！”

“你”字才落声，人已到了徐雨竹跟前，两手一前一后，向徐雨竹抓来。

徐雨竹向后微微一退，也伸出两手去拿对方腕脉。

杨海魁心存轻视，用的是实招，一招走空，连忙变爪为掌，切徐雨竹两手。

徐雨竹往左一个弓步，身形一错，闪过对方两掌，接着拉回身子，人蹲矮桩，两掌齐出，直袭杨海魁下腹。

杨海魁见对方身手果然不凡，一时不敢再托大，忙退后一步，躲开两掌，方待运功于掌，迅劈对方脖颈之际，徐雨竹蹲桩式不变，双掌前出位置也不变，只是两足同时向前一跃，象一个突然弹起的蚱蜢，两掌齐齐按到了杨海守魁的下腹上。

这一招实在出人意外，动作也快得无以复加，只在眨眼之间，人们便看到杨海魁噤噤退后了三步，圆睁双目，瞪着徐雨竹，道：“小子，你好……”

“好”什么，他没有说。

因为他忽然闭住了嘴，两眼发直，人也推金山倒玉柱般往后倒去。

徐雨竹早已收式站立，仍然一副翩翩佳公子风范，面不红、气不喘。

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无人惊叫。

三招两式把成名多年的凶顽打倒，人们都已膛目结舌，哪里还想到要说话要惊呼。

坐在横枝上的古算子和穆朝忠相互对瞧了一眼，显出十分惊讶的神色。

妙清道姑也十分震惊，要在三招两式把杨海魁打倒，只怕自己也难做到。

这年青公子用的是什么功夫？她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

短暂间的惊讶过去了，天玄会的人忙冲到杨海魁倒卧处，只见他已双目紧闭，魂归西天了。

这一来，八臂魔马申甲、矮头陀静空双双跃出，一左

一右，向徐雨竹扑来。

不等他们接近，徐雨竹身形迎着马申甲冲上，避开了矮头陀静空。

马申甲忽觉白影一闪，徐雨竹已到了跟前，急忙推出两掌，正好与徐雨竹击来的两掌相撞。

“啪”一声，四掌交接，两人同时被震退了两丈远，同时落到了地上。

马申甲嘴角泛出了鲜血，徐雨竹胸脯起伏，面色冷白。

静空一下扑空，见马申甲受了伤，当下便跃到他身边，低声问：“伤得重么？”

马申甲微微点头，立即蹲下，然后坐倒，运功疗伤。

马红玉、鲍天奎、鲍大龙等人忙赶过来护法，静空便一下跃起半空，向徐雨竹扑来。

妙清担心徐雨竹受了伤，便连忙施出个八步登云，眨眼间跃到了徐雨竹身边，想替他接下静空的扑击。

但徐雨竹却在妙清道姑双足落地的一瞬间蹿起，迎向了静空。

两人在空中接连对了几掌，落到地上后又快速打了十几个回合。

这矮头陀果然了得，没有一触即溃，又支持了十个回合，忽见他一个身子向后飞起，重重摔在十几丈外的草地上。

他是怎么被摔出去的，几乎无人看得清。

摔得这么远又摔得这么重，哪里还有活的份儿？

不料他一骨碌就从地上爬起来，面色惊愕地怔怔立在那里，仿佛在思索他是怎么被摔到这儿来的。

天玄会三大高手一死一伤一败，看得在场诸人呆如木鸡。

黑牡丹马红玉却笑道：“徐公子果然好身手，佩服佩服。”

她旋即又对飞蛇帮的人说道：“贵帮看见了，我方连败三阵，该贵帮出手了吧？”

飞蛇帮为首的一人冷冷回道：“不劳费心，飞蛇帮自然是要出手的。”

他把头一摆，立在他右边的一个中年汉子大步走出。

徐雨竹道：“通名！”

汉子不答话，将外衫徐徐脱去，露出一身黑色劲装，胸前绣着一个白色骷髅头。

柳媚等人乃至天玄会的人都发出了惊呼：“天山四煞！”

天山四煞即红煞邱相、黄煞乔彪、青煞冯寅、黑煞陆成荣。四煞横行江湖二十年，罕逢敌手，是江湖黑道中名头极其响亮的人物。

他们一向很少到中原走动，想不到竟是飞蛇帮的领袖人物。

坐在树上的古算子道：“老伙子，这四个凶煞何时加入了飞蛇帮当起爪牙来，怎么一点风声也没有？”

穆朝忠道：“偷偷摸摸的鼠辈，干起事来也偷偷摸摸的，正人君子自然不知道。”

黑煞陆成荣满脸凶相，闻言也不回头，身子突然侧飞而起，半空中一拧腰，转身对着两个老儿扑去。

古老儿大叫道：“不好，煞星来啦！”

穆朝忠向后一靠，提起两只脏足就往外蹬，去迎击黑

煞的双掌。

陆成荣未料到老化子会使出这种不成体统的招式，怒吼一声，一拧身子，往斜刺里落去，惹得古算子拍手大笑。

黑煞陆成荣刚一落地，就击出双掌，两股无俦的罡气，击到了大树身上。

众人都未料到他有此一招。

两个老儿显然也大出意外。

大树宛如被人抱着摇晃一样，左右摇摆，抖落了满枝的树叶。两个老儿也随着树枝的抖动歪来倒去，眼看就要被抖落下来。

柳媚等众侠都替他俩担着心。

可这份心思白操了。

直到大树又恢复平静，两个老儿始终没有掉下来。

古算子拍着胸嘻嘻笑道：“好玩好玩，地动山摇，乱七八糟，颠得我老儿心都快跳出来了。老化子，你一身穷骨头散了架没有？”

穆朝忠道：“我老化子健朗得很；几根穷骨头也粘得牢牢的，凭他黑煞休想动得了我老化子的根本。”

黑煞气极，再度提气，想要上蹿。忽听红煞邱相道：“四弟，休与两个老不死的计较，先收拾了这个姓徐的再说！”

他只好忍住气，转回身来，只见弟兄三人已褪去了长衫，露出红色、黄色、青色紧身衣，胸前的白骷髅头十分鲜明。

四煞要一齐动手了。

这是非同小可的事。